

卜奎文史资料

总 编 辑

第四期

李才元

1990 11 30

主 编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

高延令

齐齐哈尔市建华区委员会

文史编辑组

人物志

书苑先贤列传 谭彦超 (1)

清末江省的新政人物
——程德全 平庆林 (3)

难忘的岁月
——跟随苏炳文将军撤军苏联的前前后后 盖纯信 (5)

抗日将军丁超和李杜 盖纯信 (7)

清风两袖人自正，浩然之气贯一生
——忆父亲王清正生前几件小事 王竹君 (8)

罗烽和古城中华书店 付甫 (11)

学园鳞爪

古城最早的工科学校 程宣聪 (12)

齐齐哈尔教育的萌芽
——满汉官学 王世存 (16)

舞台春秋

64年全省戏曲现代戏汇演中的爆炸性新闻 戈芒 (17)

- 回忆蒲家书记送我学戏 郭正秋 (20)
齐市最早上演的现代京剧《血泪仇》 彭立 (21)
艺坛回忆录
——记五十年代全国著名演员来我市演出情况 桂富泉 (22)
忆评剧团去鄂乡 刘笑冬 (23)

园林沧桑

- 解放门小游园 王璋 (27)
明月岛变迁记 王璋 (28)
话说西虹桥 朱景荣 (30)

卜奎风云录

- 往事漫忆 郝子芳 (31)
齐齐哈尔军乐队始末 彭立 (35)

寻踪访迹

- 破壁残垣旧文庙，摇摇欲坠魁星楼 程亶聪 (38)

探索与研究

- 齐齐哈尔历史地理考 吴国本 (40)
关于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 陈志贵 (46)

※

※

※

- “祭故园”简释 平庆林 (10)

- 稿约 (39)



书苑先贤列传

谭彦翹

中国的书法是伟大祖国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明珠，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除日常应用外，还可以供人们欣赏，进行文化交流。从创始以来，随着时代的变异，也在不断地演变革新。书法的技巧和风格更趋多样。因此，在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有代表时代风格的书法家出现。卜奎书坛，从清代康、雍各朝就有一些名流，惜未见书迹，亦无文字可稽。直至清末民初，才不断有精擅书法的仕宦之人到齐齐哈尔来，在他们中间有的既是政府达官，又是书法名家。现仅就个人所知所见的几位已故书苑先贤，略作介绍，供文史工作者和书法爱好者参考。

张朝墉（1851—1942）四川奉节县人。字北墙，又字白翔，号半园。早年中举，后又考取拔贡。清末至民国17年（1928）先后三次来齐齐哈尔，入署黑龙江将军程德全、民政长宋小濂、巡按使朱庆澜文幕。其间受程德全委托，主持创建仓西公园（即今龙沙公园），受朱庆澜之聘，任黑龙江通志局纂

修，成《黑龙江物产志》。

他学问渊博，长于诗，尤擅书法，其楷宗钟繇，行法李邕，偶为篆隶，亦颇精湛。他作字时执笔较低，但行笔很快，每日伏案，书写不倦，故时人有诗赞云：“迅如渴骥怒奔泉，疾如春涨累汛川。”所作又不矜惜，故求书者盈门。于是“兴来便结翰墨缘，片词只字人争传”。其墨迹流传于省内者颇多。现藏于齐齐哈尔市图书馆的《金刚经》、《柏庐先生治家格言》等均属难得的手迹。

宋小濂（1860—1926）字铁梅，一字友梅，晚号止圃。吉林省城（现吉林市）人。他少读诗书，好格物致知之学，24岁应童子试，擢冠军。28岁赴奉天（今沈阳市）投军。不久，应督理漠河矿务的李金镛之召，随之办文案兼及交涉事务。后受知于署黑龙江将军程德全，乃被荐任外务部议约顾问。时因总办黑龙江铁路交涉的周冕迫于沙俄势力，擅自与东省铁路公司订立购地伐木合同，引起利权交涉。清廷即派他去哈尔滨

与该公司总办俄人霍瓦尔特会谈。他据理力争，相持两年。终于挽回利权。辛亥革命后，他首任黑龙江都督兼民政长。后又任东清铁路中方督办，至民国11年(1922年)辞职定居北京。又四年，病逝，享年67岁。

他在北京居住时的寓所称为“止园”，书室名曰“晚学斋”，寓“好学不知老”之意。时人张锡銮称其为“作硬诗、写硬字、行硬事之三硬先生”。著有《北徼纪游》、《边声》、《东道集》、《晚学斋诗草》及《呼伦贝尔边务调查报告》、《巡阅东省铁路纪略》。虽善书，但为政绩所掩。齐齐哈尔市龙沙公园内原“遗爱亭”中程公以身御难之碑的碑文是他撰写的，碑阴还镌了他于民国10年(1921年)的亲笔题诗，诗云“勒将一片燕然石，留作千秋岘首碑。它日谱尼江上过，摩挲如见旧身时。”字大如拳，庄严劲健。这是宋氏遗留于齐齐哈尔市的唯一书迹，可惜已为无识者磨损，而永世不可得见了。

成多禄(1864—1928)字竹山，号澹堪(堪，又作庵)，吉林汉军正黄旗人，生于吉林省九台县。年16应童子试，列案首。22岁成光绪乙酉科拔贡。36岁先后入盛京将军依克唐阿、齐齐哈尔副都统程德全文幕。后以候选同知首任绥化知府，三年后辞退，遍游江南，继之游幕于奉天、江苏等地。辛亥革命后归里，被选为省议员、民国参议院议员、中东铁路理事会董事。晚年寓居北京，名所居为“澹园”，书斋为“旧雨轩”。他淡于名利，以诗文及书法见重于世。他的诗，以律诗最为擅长，一生参加过许多诗社，被誉为“诗社牛耳”。著有《澹堪诗草》若干卷。他的书法，根底很深，渊源自“两汉朴茂，六朝雅趣，欧柳褚颜，汇而为一”(徐鼐霖《代漫社诸友祭成澹堪文》)。所书真、行、草乃至篆书，为人推重。成氏一生书作颇多，流传于东北者亦甚夥，现齐

齐齐哈尔市龙沙公园内所遗程公以身御难之碑，即成氏所书，字作中楷，笔宗颜法，极见功力。齐齐哈尔市图书馆藏《马遁庵生圹铭》拓册中，亦有他的书作。书于蕉叶上的王维“空山不见人”五言诗，尤具风韵。

张延厚(1871—?)字伯未，号公竺。安徽桐城人。出身于书香之家。民国初年任洮南县知事，后任黑龙江省督军公署秘书，时值政府设专门机构修纂省志，即被任为黑龙江省通志局总纂，未及竣事又改任他职。长于诗文，故时人称之为“晓水雄波据上游，一门著述仰箕裘，文章出塞声鸣凤，诗学登坛耳执牛”。他于诗文之外，尤工书法，对汉张迁碑，用功最深，尝临习数十过，故所作隶书笔势偏方，遒劲沉着，气势博大。时人赞之曰“幕府(因在军署任秘书)书名传虎爪”，“蔡中郎(后汉蔡邕擅书，书碑甚多，此以张比蔡)笔足千秋”。他如行、草、篆书亦皆精工。节临的王右军太常司州帖、孙过庭书谱、苏东坡黄州寒食诗，均极精湛。

张伯英(1871—1949)字少溥，号勺圃。江苏铜山人。民国18年(1929年)应万福麟之聘，至齐齐哈尔任黑龙江通志总纂，三年成《黑龙江志稿》62卷。民国22年(1933年)由他负责在北平排印发行。

他的书法宗尚北碑，精悍之气夺人。北京的一些老店铺，至今尚有他写的匾额。有人评他的书法是“老而弥坚，越到晚年，其佳作越显得流利潇洒”。同时，他还是一位碑帖收藏家和鉴赏家，为一些珍品做过题跋。如近年影印的《宋拓王羲之十七帖》就是经他收藏过的。又，流入日本的《独孤僧藏定武兰亭序》也有他的题识。齐齐哈尔市图书馆古籍部壁间嵌刻的《黑龙江图书馆碑记》和《新建图书馆题名记》都是他手写刻石的(石刻碑记署名万福麟，题名记署名高

(下转第4页)

清末江省的新政人物 ——程德全

平 庆 林 程德全字雪楼，四川云阳人，清廩生出身。寿山将军邀充营务处总理。光绪二十六年八月沙俄进攻齐齐哈尔时，寿山将军以身殉职，所有官兵逃之一空。程德全义愤填膺，以身堵住沙俄炮口。沙俄将领惊恐，用手势赞程氏为英雄，齐齐哈尔居民遂免遭沙俄炮火轰击。

光绪皇帝破格“钦命办理黑龙江垦务兼善后事宜，署齐齐哈尔副都统”。光绪三十年二月程氏任事，光绪三十二年升任将军。光绪三十三年黑龙江改为行省，将军改称巡抚，他又继任巡抚。光绪三十四年调任奉天巡抚。辛亥革命时期改任浙江省巡抚，他第一个支持辛亥革命。现将在黑龙江省的四年执政，略述如下：

黑龙江省自康熙二十二年设官以来，二百多年间以汉人署理副都统及将军者，只有程德全一人。并且打破成规，颁发副都统关防，准予专摺奏事。

程德全到黑龙江就职，沙俄军尚未撤退，满目疮痍，百业俱废。程氏设署后，大事兴革，安抚流亡，开发荒地，兴办教育，成立司法，使黑龙江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

一、成立垦务总局：按黑龙江省是蒙旗牧政之地，从康熙二十二年起，便在瑷珲永

戍屯田、当时在驿站上传递公文的壮丁，实行耕垦自给。光绪初年，在呼兰等地拨京旗散丁建立官庄，为了保护站道在青岗等地设有官屯。官庄官屯均号召垦荒。光绪三十年前仅有郭尔罗斯后旗、杜尔伯特旗、扎兰特旗部分开荒，光绪三十年以后经达桂将军特别是程德全副都统奏准后始全部开荒，并在省城设立垦务总局，各地设招垦行局，专司其事。

到光绪三十四年，开垦荒地的地区有：通肯、克音、柞树岗、巴彦、拜泉、克山、讷河、嫩江、布西、甘南、汤原等县。江省土质肥沃，在经营招垦方面开创了良好的开端。

但是，旗人和揽头从中包揽转手渔利者，大有人在，致使地界不清、遗留下很多纠缠不清的讼案。

二、设提学司：在程德全将军之前黑龙江省无教育行政措施，只在副都统范围内设旗籍官教员一人（后改为学正）。汉人子弟遇到科举考试，均到吉林。程氏有鉴于此，在未改行省之前便先设提学司，并奏请“张建勋”为提学司使。张建勋字季端，河北人，状元出身。到任后于光绪三十三年创办黑龙江省立第一男子师范，为江省办新学之始。次年续办黑龙江省第一中学。

在程氏支持下齐齐哈尔回族自筹经费，创办了清真两级民族学堂，程德全将军奏赐“急公好义”匾额以示褒扬。

宣统三年又成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蒙旗中学及甲种农业和甲种工业两校。张建勋在任五年，得到程氏大力支持，为黑龙江省教育奠定良好基础。

三、兴利除弊、锐意改革：程德全于光绪三十二年任将军时，奏请裁撤齐齐哈尔、

布特哈、呼兰、通肯四个副都统的建制。同时奏准改绥兰海道、为兴东兵备道，移驻罗北。除呼兰、绥化于光绪三十年改为府外，又划肇州、大赉、安达为三厅；巴彦一个州；兰西、木兰、余庆、青岗、拜泉、汤原、大通七个县。从此破除旗民界限。

光绪三十三年改为行省后，设民政司、度支司、提法司和原来提学司四个司，与吉、辽两省相同。

四、统一钱法：光绪三十三年程德全为黑龙江省巡抚时，市面交易都是现钱（小洋、现银、铜钱），和私人商号出的凭贴，钱法显得混乱。程氏为之整顿货币，与公和店经理刘瑞卿，万增店经理王廷瑞，由官商合办创立广信公司。资本总额为白银三十三万两，其中官方10万两，商股23万两。从此取

消各种纸票，统由广信公司发行新币，官商通用，商民各得其便（民间称为江钱）。

五、改设巡警总局，成立警务学堂：

光绪三十年十月撤裁旗制街道厅，设巡警局，招收警士四百人，分省会为五区，委派吉祥为总办，此乃江省警政之始。

光绪三十二年成立警务学堂，经程氏奏准，由北洋警务学堂选送优等学员来江省任教。由前募警士中选五十名入学深造。毕业后分派各区县服务。光绪三十三年，外府、州、县如绥化、呼兰两府，太赉、肇州、安达、海伦四厅，巴彦一州，兰西、木兰、余庆、拜泉、青岗五个县也纷纷成立警务，可见程氏执政时期的开明果敢。

（参考：黑龙江省政纪要）

（上接第2页）

家骥。此乃旧时请人代书的通例，万福麟无文化世所共知；高氏虽有书款，但以张氏笔迹校之，则两石显为张书无疑）。

张焯（1894—1965），字卓午，晚号拙翁。河北省安国县人。早年在乡从师学诗书，民国初年随父（张霖如、字亦三、清季优贡）来黑龙江，供职于广信公司、黑龙江省官银号，后即定居于齐齐哈尔。他能诗文，工书法，于北碑致力最深，一生研习碑帖，晚年尤临池不辍。善作榜书，大气磅礴，刚健遒劲。名刹大乘寺的门额，是他50岁时写的。现存西满烈士陵园的“英风长存”“英烈千秋”两方巨匾，也出自他手。

张昉（1898—1947），字子亮，又号

懒云。是张焯的胞弟。少时与父兄到齐齐哈尔。他天资颖慧，早有才名。毕业于北京大学后，遍游南北，壮岁归来，任文秘工作多年。他为人刚正无私，不事逢迎，学识渊博，尤工艺事，出书篆刻无所不精。亦能诗，尝与卜奎诗坛名宿魏馨若、张泽普等相唱和，但诗稿散佚，未能结集。他的书法兼工各体，行笔流畅，富秀逸之气，仿刘石庵行书几可乱真。生前为崔氏影堂、万育堂写的记、序，均为经意之笔，偶作擘窠大字，庄严峻拔，往昔中市场对过的独一处、兴隆街的达生医院、南大街毓明医院的匾额等都是他写的，惜今荡然无存。

作者系齐齐哈尔市地方志办公室顾问。

难忘的岁月

——跟随苏炳文将军撤军苏联的前前后后

盖 纯 信

（一）苏炳文传略

苏炳文将军字翰章，辽宁省新民县人，保定陆军大学毕业。他是东北军中英勇善战，具有军事才能的著名将领。一九二七年任黑龙江省督军署少将参谋长。一九二八年接替王南屏任黑龙江省步兵第二旅旅长，并兼任乎伦贝尔警备司令和哈满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一九三三年，任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七七”抗战后，任四战区战地督察团长。一九四七年任东北长官部高参。在沈阳解放战争时起义。一九七八年病逝于哈尔滨，终年八十三岁。

苏炳文对我的慈善事业和体育运动非常热心，黑龙江省首届运动会的召开，省医院的创办，贫民博济工厂的充实，以及修建居民宿舍三百间（现在的三百间房）等造福人民的事业，他都热心操办，大力提倡，受到了我省人民的爱戴。

（二）他拒绝了关东军小矶国昭和女间谍川岛芳子的诱降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将军虽曾在江桥浴血抗战，但终因敌众我寡被迫撤退。撤退后，日寇遂于十一月十九日占领齐齐哈尔，并对驻防在海拉尔的苏炳文旅，进行武力威胁和劝降活动，企图瓦解和

消灭这支部队。当时，苏炳文一方面严词拒绝了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和女间谍川岛芳子（又名金璧辉）的各种诱降，另一方面积极扩军备战，并致函马占山劝他冲出樊笼，重振军威。同时还向丁超、李杜等联系准备共同对敌。布防就绪后苏炳文便于一九三二年十月一日在海拉尔成立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抗日通电。自此，民心大振，士气激昂，全军将士莫不同仇敌忾，全国各界和海外侨胞也都争相募款赈军。

不久苏炳文便率领一万名士兵，不顾个人安危得失，在冰天雪地，白山黑水间殊死战斗了五十多天，消灭日军两千五百余人，生俘三百余名，沉重地打击了敌寇的侵略凶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并赢得了国际舆论的赞扬。后因我军伤亡惨重，弹尽援绝，他才决定撤军，于十二月二十日同马占山一起退入苏联。

（三）苏炳文亲赴莫斯科，拜会了米高扬和莫洛托夫

经过苏联政府的同意，苏炳文带领部队和铁路员工七千余人，从满州里进入苏联的鄂木斯克。不久李杜也从伯力退入苏联。苏马李三位抗日将军同住一幢楼内，部队驻在郊区的指定营房。苏联政府对抗日军队给予了

优厚的照顾，每日将熟食按时送到驻地，每人每天400合拉母里列巴，六块沙合力糖。对将军的幕僚们则按小灶待遇，每三周淋浴一次，消毒衣服一次，并时常到驻地放映电影。有时还为住楼的将军送来观看马戏的门票。

苏炳文为感谢苏联政府的支持，曾亲自到莫斯科拜会了米高扬部长和莫洛托夫外长，并代表抗日军全体官兵向苏联政府和人民表达了衷心的感谢。总之，在苏联的七个月里，苏联人民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四）苏炳文回国途中，在罗马指责了张学良

一九三三年五月中苏恢复邦交后，南京政府派颜惠庆为驻苏大使，他到任后首先为抗日军回国向苏联政府洽商，洽商结果，苏方同意在七月下旬分三路回国：一路为铁路员工，及部队家眷到天津；二路为部队到新疆塔城；三路为将军及家眷幕僚到上海。苏炳文途径罗马时，张学良正在罗马养病，他在中国驻罗马大使馆招待了全体回国人员。苏炳文在招待会上，指责张学良说，南京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百般屈辱忍让，而少帅身为东北领导却坐失良机按兵不动，致使东北沦落敌手，丁超将军为国牺牲。张学良听后无言以对，只能默默地与苏炳文合影留念。

在罗马停留期间，全体侨胞也为他举行了招待会，当时的热烈气氛和真挚感情，不但给侨胞增添了光荣感，也给世界人民显示了中华民族不可侮的高大形象。以后路经柏林、华沙、孟买时，侨胞们也都举行了热情的欢迎和欢送会。

（五）他受到上海市民的夹道欢迎

苏炳文等八十三人，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三日到达上海时，南京政府派孙科院长，吴铁城市长及上海各界知名人士。率百万市民夹道欢迎。群众手持抗日标语，各商店橱窗都挂上了抗日将军的照片。黄埔外滩和南京路上的欢迎群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

欢迎抗日英雄的口号，鞭炮声响彻云霄，经久不息。回国的将士们充分体会到上海人民遭受“一二八”日本侵略军的炮火蹂躏，更体会到上海人民对抗日英雄的崇高感情。他们齐集东方饭店门前广场，要亲眼看看抗日英雄苏炳文、马占山和李杜。第二天上海市各界又在跑马厅广场举行了欢迎大会，当晚并由吴铁城市长在东方饭店举行招待会，苏炳文在招待会上讲了话。

（六）蒋介石在庐山召见

蒋介石为挽回全国舆论对其不抵抗放弃东北的责难，便在江西庐山召见了三位将军，并委任他们为军委会委员，幕僚则由军政部安排了工作。蒋介石一阵表面应酬，紧锣密鼓过去之后便把这些民族英雄置于石头城的大方巷和傅厚岗的几座小楼内，让他们远远离开了抗日的烽火。

（七）警惕啊！东北乡亲

“九一八”事变虽已过去五十九年了，但抗日将士们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为保卫东北，同日寇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爱国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中国人民前进，他们的抗日事迹将与江河同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想东北同胞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遭受十四年的悲惨生活，其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日本帝国主义把抚顺矿工成千上万地押到日本国内做细菌试验，更是惨绝人寰。应该让现在的青年人，牢记“九一八”事变血的教训。

当前，日本国内仍有人叫嚣复活军国主义，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者，自知侵华战争罪恶深重，却又掩耳盗铃，不承认侵华战争是侵略，并仍向靖国神社的侵华刽子手们祭拜。警惕啊！曾经在日寇铁蹄下呻吟十四年之久的东北父老乡亲及其子孙们！

作者系苏炳文将军内弟。曾任黄埔军校16、18期中校队长。解放后任西北地区兰州陆军医院总务主任。

抗日将军

丁超和李杜

盖 纯 信



丁超出生于黑龙江省望奎县，毕业于保定陆大。民国九年，任黑龙江省督军署少将参谋长，兼哈满护路军总司令。“九一八”事变时任滨江镇守使。

李杜出生于辽宁省法库县，毕业于保定陆大。曾任东北军第九步兵旅少将旅长及依兰镇守使。

“九一八”事变时，他与丁超共同联合马占山、苏炳文等抗日。他二人率军在吉林北部和黑龙江南部地区，同日寇浴血奋战达半年之久。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战迹，使我们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激动不已。当时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下，丁超将军英勇奋战，宁死不屈，不幸阵亡。他为国捐躯的精神，激励了东北人民和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他为中华民族反帝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五十年后的今天，伟大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丁公英灵有知，亦当含笑九泉矣！

丁超将军殉职后，使李杜失去了一位英勇善战的战友，全军官兵万分悲痛。此时，日本侵略军向李杜一次又一次地猛攻，他处于兵少无援，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被迫从伯力方面退入苏联境内。

一九三三年七月，李杜偕同苏炳文等从苏联回到上海，并蒙蒋介石在庐山召见，任命他为军委会委员。他几次请缨北上抗日，

蒋均未允，遂派他出国到英美考查水利。他在离开上海时，地下党负责人冯雪峰通过与李杜有密切关系的朋友，将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交他带往海外，转往苏联。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他第二次从海外回国，这时陈诚正奉蒋命于一九三七年四月赴洛阳整编东北军。因杨虎成已被迫出国。在整编东北军时，蒋介石对抗日名将根本不加理会。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后，不久汉口也失守，李杜便随之入川。

一九四四年八月，独霸新疆的盛世才被南京政府派军驱走，原来东北抗日军从苏联回到新疆后，曾由盛世才编为一个军，成了盛世才的骨干力量。蒋介石认为李杜是东北抗日军的将领，曾找李杜谈话，让他继盛世才任国民党新疆省主席。李杜派他的副官长王子耀到迪化布置。不料蒋介石又变了卦，改任他的亲信吴忠信主新。李骂蒋言而无信。以后他的堂弟李雨霖跑到河南收募东北军旧部，自封为司令。李杜的副官周雅山也随李雨霖出去，公开打出反蒋口号，蒋介石更为不满，曾找李杜大加训斥。

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对东北的将领均任以高级军政职务，独对李杜不给一点面子，而李杜和宋庆龄、李公朴等民主人士交往甚密，经常抨击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屡遭蒋介石不满。

李杜为人不善理财，毫无积蓄，加以半身不遂，步履维艰、老境极为潦倒。我看他的书法，其行草潇洒豪放，神态生动。其诗更为发泄心中块垒，充分流露出报国无门，又不善于攀附权贵的愤懑心情。诗中曾有“傲骨更谁怜白发，豪情直欲向青天”之句，给我的印象很深。建国初期第一届政协召开时，他被特邀为代表，但因病重不能成行。一九五〇年春病逝于重庆。

清风两袖人自正，浩然之气贯一生

——忆父亲王清正生前几件小事

王竹君

编者按 王清正同志曾任市政协副主席、省教育厅长、省政协副主席及副省长等职。生前为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在齐齐哈尔期间，还担任过实验中学首任校长。其女儿王竹君系沈阳音乐学院民族声乐教研室主任，著名声乐表演艺术家。特应本刊之约，撰写此文。此文曾以《怀念父亲王清正》为题，择要发表于《鹤城政协报》第34期。

我敬爱的父亲王清正，逝世已二十二年了。父亲的一生是清廉、正直的一生。他为人正派，为官廉洁，深受同事和学生敬重。他公私分明，严于律己，对家人和我这个唯一的独生女儿尤为严格。他不惧权势，乐道安贫，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身正气，刚正不阿。父亲的一生是默默耕耘的一生。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灌注在发展祖国的教育事业上，他以潜心育人为己任，他的学生遍布全国，堪称桃李满天下。

父亲早年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北京大学。就学期间，曾在周恩来等同志影响和领导下，以满腔爱国热情积极参加了当时的学生运动。1924年父亲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当准备派他去德国留学时，他却受到当时权贵子弟的排挤。面对旧中国的昏庸、腐败，父亲愤而弃学，毅然回到了故乡，在齐齐哈尔当了一名普通中学教员，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解放后，他先后担任过齐市政协

副主席、省教育厅长、省政协副主席、副省长等职务。

最近，齐齐哈尔《卜奎文史资料》要我为父亲写点东西，这正是我做女儿的多年夙愿。可父亲生前不愿别人宣传自己，更不对他的独生女儿谈他自己的一切。为了不违背父亲的意愿，我只好在父亲的生命长河中，采撷几朵回忆的浪花，献上我的一片思念。

“我是中国人”

在伪满时期，我父亲在齐齐哈尔市师道学校教书，并兼任教务长。那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长期霸占我国东北的目的，在学校里进行了一系列的奴化教育。日本人规定，中国师生员工见到日本教员要先敬礼，可父亲从来不听那一套。他说：同样都是学校的教职员，为什么中国人要先向日本人行礼？记得有一次，一个日本教员无故动手打了一名中国学生。父亲知道后，非常

气愤，他找到那个日本教员，严厉地训斥他不该打学生，并要求他必须向被打的中国学生赔礼道歉。可那个日本教员不仅不道歉，反而骂了父亲一句，父亲一怒之下便打了他一记耳光……事后学校的师生都为父亲捏了一把汗。要知道在当时，中国人打日本人，那是要犯杀头罪的。但父亲坦然处之，不以为然。他对师生们说：我是中国人，又是主管教务的负责人，我不能对学校里发生欺负中国学生的事视而不见！后来，我听说父亲为此事上了日本鬼子的黑名单，只是因为慑于父亲在教育界的名望和中国师生的义愤，日本人才未敢公开报复，但最后还是找个借口把父亲调到了林甸县任职。父亲到任不久，日本人还没来得及对父亲下手，四五年“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投降了，父亲这才安然无事。

父亲当年是北大数学系的高才生，除数学专业外，他还掌握了四门外语，曾被称为齐市“三大才子”之一。正因为他学识和声望，国民党接收大员进驻齐齐哈尔市后，曾多次找到父亲，施尽了威逼利诱之能事，要他出任教育厅长之职，但每次都被父亲严辞拒绝了。表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

父亲的专车不许家属坐

父亲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他从未想当官，更不愿当官。可是解放后，由于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曾先后推举他任齐市政协副主席、黑龙江省教育厅长、省政协副主席、副省长等领导职务。但父亲不论是从事教师工作、还是做领导工作，始终保持了自己清正的品格。调到省里工作以后，由于工作需要，机关为他配了专车，他除了上下班用车外，其余时间很少用车，更不许家里人用他的车去办私事。我参加工作后，常年生活在外地。因为工作忙，又到处奔波，我的大儿子有很

长一段时间就生活在父亲身边。由于政府机关幼儿园离我们家较远，每天去幼儿园，都是随父亲一起到政府机关车库，和小朋友一起坐班车去幼儿园，父亲从不用自己的车，直接送外孙去幼儿园。当时大家对父亲此举很不理解。

有一年，我回家后，母亲和我发牢骚，说：“我的脚扭伤了，每天要到道外治疗，你父亲硬不许我坐他的车去医院，叫我自己到秋林公司门前坐电车，他太不近情理了……”

母亲又说：有一次她拄拐去秋林门前等车时，被当时的肖厅长看到了，问她干什么去？她说去道外看病，脚扭伤了。肖厅长说：这怎么行？您又是小脚，又扭伤了，怎能走动呢？老头怎么不用车送您呢？这时母亲无语地摇摇头，叹了口气，肖厅长看到这种情景，长出一口气说：“唉！这老头太古板了，我用车送您去！”

肖厅长第二天和父亲说：“你老伴本来就是小脚，又受了伤，你怎么不用车去送他看病？送一送病人不会有人说什么的”！父亲却说：“车是公家给我工作用的，不是给家属看病用的，私人事情怎能随便用车呢？”就这样，母亲为看病从南岗到道外往返几十次，父亲便是一次都没用车送过她。在用车上，父亲对家里人苛刻得似乎无情，可是每当机关食堂管理员找父亲提出借他的车给食堂买东西或办事时，父亲每次都爽快地答应，从不拒绝。母亲对此很有意见，可父亲却说：“公家的车就是办公事用的，我用和他们用都一样。”

“木头是国家的建设物资， 我自己不能用”

记得我们家刚从哈市地段街搬到南岗鞍山街10号的时候，由于有了一个小院，妈妈就种了一些菜和瓜果，父亲下了班，也喜欢

在院子里转转。每到秋天收获季节，就分别送一些菜给司机、炊事员和周围的邻居。有一年，不知是谁给父亲送来了两棵葡萄苗，父亲很高兴，就把它栽到了院子里。这事后被办公厅的人知道了，没过多久，几个工人竟拉来一车木方子，动手立起了几根柱子，准备搭一个葡萄架。父亲下班回来后，一见院子的木头和未搭完的架子，就大声问母亲：“这是谁拉来的木头，谁让他们搭的架子？”母亲只好如实说：“这是办公厅派人送木头搭起来的，说是要把这个小院美化一下，准备明天继续搭完。”父亲听到这里顿时发火说：“这么两棵小葡萄苗，根本用不着搭架子，再说，我们国家现在还有困难，木材是国家统一调拨的建设物资，个人怎能随便动用呢？告诉他们明天把木头全拉回去。”第二天工人来后，只好如实向办公厅做了汇报，把木头拉了回去。可是父亲还不放心，怕再给机关添麻烦，于是把两棵小葡萄苗连根给拔了。这以后，我家就再也没有栽过葡萄。

“一杯清茶足矣！”

父亲调到省里工作以后，家里的客人自然多起来了。特别是逢年过节，来的客人更多。原因之一是父亲属无党派民主人士，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常来看望；二是父亲没什么架子，一些普通工作人员也都来拜年间候。但不管谁来，父亲待客的习惯照例是清茶一杯，香烟一包。有一年我们全家都回去过年，看到这种情况，我便说：“过年了，许多领导都来看您，家里是否也买些糖果招待一下？”父亲说：“用不着，君子之交淡如水，一杯清茶足矣”。就这样，我家待客从来都是清茶一杯，香烟一包，再没有另外的东西！

三年困难时期，省里给有关领导发了特供证，可以凭证购买一些紧缺食品。我父亲拿到这本特供证后，从没和家里人说过，竟把他锁进自己的抽屉里。当时母亲也曾说过有特供证之事，可她从未见过，直到父亲逝世后，我为他清理遗物时，才发现了这本从没用过的空白特供证。

1968年，父亲逝世时，黑龙江革委会领导人请示中央是否开追悼会，怎样写挽联，用什么称谓等问题。当时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明确答复，要开追悼会，要称王清正同志，不能称先生……当时我感到这不仅仅是个称谓问题，这是对父亲坎坷一生的最后肯定和最高评价，倘父亲在九泉之下知道这一消息，他一定会含笑安息的。

“祭故园”简释

平庆林

（编者按：“祭故园”一词是齐齐哈尔市军区军志办向本刊提出咨询时，由平庆林同志作如下解释和答复。）

齐齐哈尔市建华区原斗母宫里有个慈善组织，该组织专门收埋尸骨。当时凡死刑或路死无人掩埋者，该组织便派人用薄材予以掩埋，人称该组织为“祭故园”。后到民国年间，“祭故园”便同龙沙公园后边贤乡祠的二字会合合并了，原斗母宫则创办了商业小学。



上了年岁的人都记得老卜奎有个中华书店，这个书店是谁开的呢？原来是罗烽。

罗烽，现代作家。原名傅乃琦。原籍山东蓬莱。1909年（宣统元年）12月13日生于沈阳苏家屯。1916年在私塾读书，次年考入奉天小南关第一师范附属模范小学。1922年读完高小后，随父迁居齐齐哈尔。1922年考入黑龙江省立第一中学。在校期间，刻苦好学，成绩优异。罗烽读完中学时因家境困窘，已无法继续升学，经姨祖父介绍，给一位新上任的讷河县县长当秘书。在那里，每天都接触一些穷苦大众被枪杀的事。他因厌恶县衙幕僚们花天酒地的生活，只呆了二十几天，便辞职跑回齐市。从此，他整天串书店看蹭书。时间久了便与书店的伙计交上了朋友。他比较多地接触了新文艺书籍，如：蒋光慈的《战鼓》、柯中平的《风火山》、静农的《地之子》、冯铿的《突变》，以及刘大杰译著的《高加索的囚人》等。就这样，罗烽当时在革命激流的影响下，为了探索人生的道路更加拼命求知。后来他便与两个站柜台的青年人商议，合股开了个书店。罗烽几经向父亲恳求才取得

同意，凑集了二百元的股金，于1927年晚秋在齐齐哈尔南门里（现建华区政府附近）路西一家门市房，挂上了“中华书店”的牌子。从此他更便于看些进步的书刊，并偷偷出售或出租。遗憾的是，这个书店开业不到四个月，便因股金不足倒闭了。据已故的“永兴书局”少掌柜周成林和如今健在的退休老教师平庆林、由潜如等人的回忆，当时这个中华书店曾经对传播“五·四”革命文化起过一定作用，很受青年人欢迎。

1928年初，罗烽去哈尔滨考入“呼海”铁路传习所。不久，便参加了地下党员胡荣庆（胡起）组织的读书会。当时，罗烽经常到哈尔滨道外“大东书店”买回一些上海出版的进步书籍。并在《晨光报》副刊“江边”上见到过金剑啸的诗，使他很受启迪。此后罗烽也常在小报上发表新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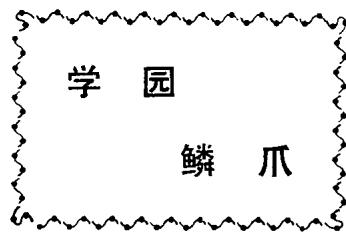
1929年9月，北满最早的产业支部——中共呼海铁路特别支部，在哈尔滨成立了。罗烽这时加入了共产党，以后做了支部宣传委员和支部书记，并发展了一批以工人为主的新党员。

一九三二年夏，罗烽同志为北满省委候补委员。此后与金剑啸同志一直密切配合，进行抗日斗争。

罗烽和古城中华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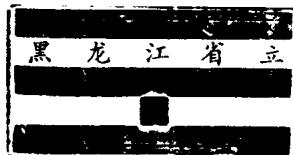
付甫





古城最早的工科学校

程 壱 聰



工校校徽
写意图

学校，始建于本世纪20年代初（1920年前后），当时的校名为“黑龙江省立第一工科高级中学校”，是一所六年制的中等专业学校。在20年代的“齐齐哈尔市街图”上，工业学校旁曾标有“甲种工业学校”字样。首任校长不详。1926年是宋书生，四川人。教务长刘景行。训育主任关茂如。建校初只招两个班学生，分采矿、土木工程两个专业。学生很少，毕业时两个班还不足20人，现在能记起名子的只有张文炳、纪青萱、崔荣发、唐连源等四位。原黑龙江大学校长、黑龙江省文教委员会书记于天放（当时名于九公）便是采矿科的学生；光荣牺牲的抗联战士张平阳（原名张甲洲）宫洗尘（解放初期曾在嫩江省政府工作）等是当时土木科的学生。原黑龙江省副省长王清正是当时高级班数学教师（教大代数）。

一、市街图上的“甲种工业学校”

齐齐哈尔工业

从1924年开始，学校将原六年制改为四年制，取消了采矿专业，增添了化学专业。从1928年开始，每年土木专业和化学专业各招一个班，共六个班。从1930年开始，校名改为“黑龙江省第一工科职业中学校”。校长为许元书，教务长阎品方，训育主任齐同年。1931年暑假又招两个班，但新生入学不久，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学校被迫停课。1932年冬，学校才又宣布复课。

二、校址，原是王家胡同里的士绅住宅

1930年以前，学校的校址在城外北关北大街北端路西的王家胡同里。那里已是市区边缘。相传原是满清时代一个王姓士绅的住宅，颇有气派。学校左临北大街，右为郊野，平时极为肃静。

学校西面有个跨院儿，院门专供走车，平时不开。东院前后共三层院落。校门东侧是传达室、学生食堂；西侧是仓库，都是临街门房。院中间隔有两趟砖木结构的起脊瓦房，各长30余米，共20几个房间。前趟房东

侧为图书室、校长室，西侧为教师办公室、宿舍和“训育课”。中间有通向中院的穿堂，门楣悬一匾额，横书“劳工神圣”四字。中院一排房全都是学生宿舍（当时叫“斋”），中间也有一个穿堂，通向后院。院中有古树二、三十株，夏日室内闷热，同学多在林荫下看书、下棋。各教室前都有花坛，每当春夏季节，百花盛开，蜂蝶纷飞，景物十分宜人。

西跨院只有两栋新房，靠北面一栋是新生宿舍，院当中有一栋实习工厂。西面是篮球场。篮球场北面有一个后角门，出角门是个大运动场。周长约三百米。但运动场地势甚洼，出角门需下台阶十余级，雨后不能立即使用。

三、学习中的插曲：鹅牌肥皂 ——金兰结义——跑当铺的校役

1930年秋，在我刚入学时，只有学生二百人左右。这些同学中，多数来自省内各县，市内学生极少。住宿学生约占十分之九，走读生不过十分之一。外县来的同学，年龄偏大，一般都在十七、八岁上下。有些高年级同学已超过二十岁。这些大龄同学，多半是先读过几年私塾后插入小学的，再加上外县有中学的极少，到省城又不容易，所以耽误了学习。正因为这些同学年龄较大，他们一般都能循规蹈矩，潜心向学。只有一些年龄小的同学和一些运动员不太注重学习。

在课堂设置方面，一、二年级的基础课中，没有史地、音乐、美术等，数理化、和外语（英语）的课时比中学多。三年级开始才增设专业课，如土木科的“材料强弱学”、“桥梁”、“制图”，化学科的“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等。因此学习相当紧张，每天固定要上六节课，早晚都安排自习，只有中午和晚饭后的时间才可以自己支配。

学校约有二十多位教师，多数是关内人，东北人极少。开始讲课时，我们都听不懂。特别是化学课，大家干脆放弃了。结果期末考试全班都交了白卷。老师气得第二学期不教了。学校不得已，只好另换一位东北人。其实那位老师水平很高，只是由于我们对他的语音一时不能适应，才惹出这场风波。数学孙老师吸取了这次教训，便经常深入学生的晚自习，耐心辅导，结果很受同学欢迎。

当时的老师基本上都胜任教学工作，有的老师还善于作学生的思想工作。如数学王老师，他是河北人，虽然不教我们课，却经常跟我们谈心，鼓励我们珍惜时光，矢志向学，并将他少年时代发奋读书的亲身经历讲给我们听，真是言出肺腑、语重心长。直到现在那位老师的音容笑貌还留在我的脑海里。

这个学校有三个特点：一是教学能紧密结合生产实际。学校有实习工厂，这与我们现在的校办工厂不同，一不聘用技师、工人；二不图经济效益，是单纯为教学服务的。化学专业在授课同时教师会指导学生生产化工日用品，如肥皂、雪花膏等。他们生产的“鹅牌肥皂”和散装雪花膏在投入市场后，深受顾客欢迎。二是学生自治能力强，活动能量大。学校有学生自治会组织，凡有关校风校纪、文体活动、食宿安排、对外联系等全由学生自治会负责，学校行政人员一般不介入。连订制校服、校徽这样的大事，也是学生自行联系。学生集体外出时，由学生自己带队。学生自己组织的鼓号队也很出色，约二十来人，队长是号手王振邦。鼓手有马百川、李广耀等。队伍每次进北门、出南门时，鼓号队必须掀起两次高潮，号声嘹亮，振奋人心。三是同学之间团结友爱。由于住校同学多，大家朝夕相处，互相

间都能热情帮助。同学中还兴起一阵金兰结义风。即平素要好的同学互相结为异姓兄弟，互换兰谱。兰谱上载有各自姓名、籍贯、年龄以及祖先世系，合订一册，各执一份，并合影留念。

当然学校也有很多缺点，最突出的缺点是不参加体力劳动。教室、寝室都由校役（工友）清扫，校役的工作非常忙，除负责清扫外，还要为学生跑街买东西，甚至学生一时没钱，还要替学生跑当铺号、赎号。但学生对他们并不鄙视。

四、生活中的情趣：“撒欢儿”和“馋猫儿”，“贫女泪”和“外星人”

工校很重视体育。除正常体育和军训外，还有武术训练。体育老师姓关，北平民国民大学毕业，擅长足球。军训课由两位军官担任，一位负责操练，是个五十来岁的少校；一位负责军事常识，比较年轻、北京人，军衔是上尉。他满口京腔，同学们很感兴趣。一次讲到军衔时，他以自己为例说：

“我住花儿，是参谋。”（当时上尉领章是一条金杆上有三颗三角星）因为北京话“住花儿”与“撒欢儿”同音，“参谋”的“谋”读móu，与猫音相近，于是同学们都笑他说：

“我撒欢儿”“是馋猫儿”。武术指导是一位姓孙的老师，据说他的拳术曾在南方得过冠军。

当时尽管学习很紧张，但同学们都很爱体育锻炼。每天课余时间、球场、大操场总有许多同学在活动。有几个较有名的运动选手，如马百川的百米，罗廷阁的四百米、八百米，崔荣贵的长跑，成绩都不错。1931年，在全省中学生春季运动会上，罗廷阁被铅球碰伤时，报上还作了报道。

在球类运动中，当时同学们很少打排球、乒乓球和网球，多在兰球和足球上下功

夫。工校兰球代表队阵容整齐。中锋沙骏庭，年轻（十七岁）个高，弹跳力很强；前锋后卫有姜百服、刘宝山、程广如等，技术都不错。1931年春中学生兰球联赛时，曾荣获全省冠军。

文娱活动也极为活跃，学生会组织的国乐队，在当时各兄弟学校中是独占鳌头的。演出的话剧，在黑龙江省也属首创，有“工业大舞台”之称。1931年春纪念“五·四”时，学生会曾组织过一次演出，当时剧场就设在实习工厂前空地上，舞台是同学们请工匠指导，自己搭起来的。台上全铺木板。台下摆着一排排长凳，能容观众三、四百人。演出的节目很多，但印象最深的是话剧《贫女泪》。内容大致是反映一个少女在封建势力压迫下的悲惨遭遇。女主角当然是男同学饰演的。记得那是八班的一位同学，身材、面容酷似少女，化妆后足可乱真，演得也很成功。记得当场就有许多观众（特别是女观众）频频拭泪。再一个节目是《外星人》，主角是林文韶同学，他体态魁梧，化妆奇特。身披黄氅、头戴峨冠（如“文革”时游斗中戴的高帽），当众喃喃作外星人语（其实是怪声怪调），身旁站一“翻译”，“译”成汉语。大致是介绍外星人的生活和来地球的经过。虽是科幻，但很受欢迎，博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掌声。

五、厨师盘剥，食堂斗智

学生的伙食，是由一个姓陈的厨师承包，学生伙食团监督。陈厨师很苛刻，总盘算多赚钱。按当时物价核算，伙食的质量应该再好一些，可是他却尽量盘剥。早餐是小米粥咸菜，中午是馒头面条，晚饭仍是喝粥吃剩馒头。菜里很少见肉，油水特别少，量也不足，同学们很有意见。伙食团与陈厨师交涉几次，改进不大。一天中午，食堂准备